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8

编辑说明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是关于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综合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读物。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刊载国外有关民族语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综述，重要论文的翻译、摘译和译述，有关专著和期刊的介绍；并兼及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可供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和教学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委会组稿。欢迎投稿。

来稿请用行间有空的带格稿纸单面横写。译文要求附原文（原文用后退回）。字迹要求清晰，译文中出现的外文一律用印刷体；人名、书名等请先写中文，然后在括号附上外文。来稿请挂号寄送北京西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辑组。稿件刊用后将酌致薄酬；译稿如不刊用，均负责退还。

限于资料、人力、业务水平以及印刷等方面的条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一九八七年六月

F/90/11

目 录

译 文

- 澳-泰语研究:3.澳-泰语和汉语……………【美】P.白保罗 著(1)
罗美珍 译
- 中国四种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紧音”和“松音”……【美】H.麦迪森 著(30)
P.拉狄福其特
陈 康 译
王贤海 校
- 台语的齿音复辅音……………【美】李方桂 著(50)
乐赛月 译
- 汉-藏语和澳-泰语……………【苏.】I. I帕依洛斯 著(54)
S. A.史塔洛斯汀
周国炎 译
- 对南亚语系人称代词的历史研究……………【德】H. J.宾努 著(59)
周植志 译
- 关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和突厥语族塞擦音的历史
……………【匈】A.罗纳-塔斯 著(69)
李增祥 译
- 关于西部裕固语谓语结构的一种古代类型
……………【苏】H. A. 巴斯卡科夫 著(85)
许浩樵 译
- 中世纪蒙古语的女性形式动词词尾系列……………【日】小泽重男 著(87)
胡 树 译
- 论阿尔泰语一些动词词干的附加成分……………【美】N. L. 波普 著(96)

王秀珍 译

再论蒙古诸语言“*i 的转变”(下)……………【日】服部四郎 著(111)

武·呼格吉勒图 译

女真语言的原始材料……………【日】清濑义三郎则府 著(116)

刘京雨 译

书 评

评奥斯丁·黑尔著《藏缅语言研究》

……………【日】西田龙雄 著(124)

郑贻青 译

金淳培 校

人 物 介 绍

李方桂……………王 均(132)

狄兰西博士简介……………众 志 编译(138)

书 目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言论著目录(完)

……………乐赛月 编译(142)

澳-泰语研究:3.澳-泰语和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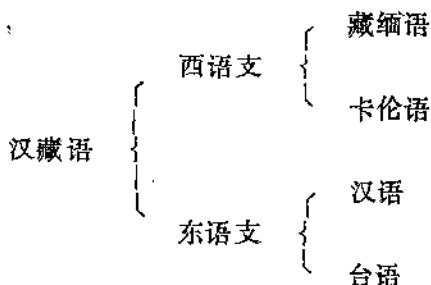
P. 白保罗 著

罗美珍 译

本文作者P·白保罗是美国知名的语言学家。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汉藏语言。1942年他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中正式提出台语、加岱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认为它们与印尼语才有真正发生学上的关系。1966年和1967年作者连续在《行为科学札记》(Behavior Science Notes)上发表三篇论述澳斯特罗-泰(Austro-Thai)语的文章，把台语、加岱语、印尼语和台湾、大洋洲的语言归在一起建立澳-泰语系。本文是其中的一篇，1975年收入作者的《澳-泰语言和文化》(Austro-T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Press, 一书中。本文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台语(即侗泰语族)不属于汉藏语系而属于澳-泰语系的观点。本文原题Austro-Thai Studies: Austro-Thai and Chinese—译者。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澳-泰语和汉语关系的性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者的观点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阶段：

1. 作者在三十年代末期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研究时候，首先研究汉语，后来研究藏缅语，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些语言互相关系的观点，图示如下：



对于这个观点的实质问题是究竟为什么语言学训练较少的人都相信它。确实，汉语和台语都有声调，并且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但是根据这点，它们也可以和西非或墨西哥类似的语言归为一类。台语和汉语有相同的“主-动-宾”语序，只是汉语的限定成分在前，而台语的在后（和印尼语、加岱语同，见《澳泰语》253—54页）。在研究“核心的”①词汇成分时，发现可以整齐地把汉语和藏缅语分在一方，把台语和印尼语分在另一方：

表 一

	藏缅语	上古汉语	台语	印尼语
眼	mik/myak	mïok	ta/prə	mata
死	si/s	siər	taay/praay	matay/patay
虱	srik	siet	thraw	kutu

吃	dza[ʔ]	d'ɛək	kin	ka/ən
火	hwar/bar	xwar	vay	apuy
哭泣	khraɸ	ˈkhliəp	tay/hɲay	taɲi/s

试图将这两类如此“不相配”的语言归为一类的作法是谢飞在论述汉藏语（此处包括台语）元音系统的论文里（1940—1941年）提出来的。那些比较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另一方面是汉语和台语的比较，周围是一大片表示断缺的空白。除数词外，沟通两类语言断缺的几乎都是“茶”、“纸牌”“胶”之类的词根。作者必需承认自己也曾致力于这种毫无希望的工作，这从我最早的研究作品（1939、1940年）中的信手拈来的比较研究就看得出来。

2. 约在1940年，有一段时间，作者未能仔细斟酌这个问题，曾试图把东南亚其他一些语言列入图中，作者发现了四种材料少并且不为人们所知的语言（黎、拉嘉、伧佬、拉缜），这四种语言终于能够松散地连在一起归为一个单一的语族（加岱）。这些语言中最知名的黎语（海南岛）无疑具有和印尼语有关的数词，同样另外一些印尼语成分也与许多台语材料有关系。作者起先以为所研究的基本上是一种受台语影响的印尼语，但是很快发现许多“核心”成分显然出现于所有这些语言或大多数语言中，应假定存在过一种台—加岱—印尼语的复合体。现在看来似乎这种看法可以肯定并且这种“新的联盟”已写入1942年的论文里。该论文基本上把台语作为印尼语（和加岱语）的亲属成员，这种台语深受汉语的影响，从汉语借入了相当多的词根（主要是‘文化’类），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②和单音节的说话习惯。流行的“中国主义”（china doctrine）（即汉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的观点——译者）在作者关于世界（东南亚）的观点中占据着如此牢固的地位以致根本没有提到存在来自其他方向的文化流（cultural flow）的可能性。

3. 作者沿着这种错误的道路一直走到1965年，《大陆东南亚的少数民族》（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eBar et al 1964）一书发表以后。该书采纳了台语和加岱语有联系的观点，但把印尼语分离出来。这促使作者重新审查所有的材料，终于建立了一个包括李方桂所描述的侗-水语在内的澳-泰语系，并试图作一些基本的音韵研究（白保罗1966年文）。在这次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副产品作者也注意到某些“汉语的借贷词”显然是澳-泰语来源的词，如“牛”这个词根常发生问题，因为汉语的形式 *ŋiəu < *ŋu 应该演变为台语的 *ŋaw，而不是实际的台语词根 *ŋwa，而且也几乎不能用来说明莫家语（Mak）的 pho < *khwo。假如我们从澳-泰语的形式 *ləŋɡwɔ/la(ŋ)ɡwaw（见第一部分，即指 Austro-Thai Studies, 1. Material Culture——译者）出发，即能容易地解释台语、莫家语以及汉语的形式，汉语显然是代表分化过程中的“最末一段的变化”。作者收集了这样一些词，把重点放在诸如“牛”、“山羊”/“绵羊”、“米”、“甘蔗”和“犁”这些重要的文化词根上，并作出结论：早期汉语曾向其南方的近邻澳-泰语借了少量重要的词，所以借贷过程并不是单方向的。这一观点包含在于1966年秋完成的本文第一稿中。

4. 现阶段的观点，同以前各阶段一样，对作者来说，也是被迫的，它产生于本文初稿的修改时。很早以前作者曾“按计划”研究汉语，因而在研究第一部分所列的台语-印尼语的文化词时，脑子里就反映出汉语的对应词。许多最基本的汉语语词显然能容易地用台语和印尼语词来加以解释，并且这些语词大多和各个重要的文化领域有关系。现在作者第一次可以评价二十五年来所观察的一个事实：即所谓“汉语的借贷词”（指台语中的汉语借词——译者）实际上并无藏缅语的同源词，因为确实存在来自汉语“外部”的文化流。作者长期以来受显然

为台语借用而毫无疑问具有藏-缅语同源词的数词系统以及“纸”、“墨水”、“牌”等这些词根外形(及晚期形式)的迷惑。经过仔细研究,甚至数词也是一种以汉藏语来源为“核心”的低位数词加上与澳-泰语同源的“外围”的高位数词的模式。一方面没有汉藏对应词,另一方面却有澳-泰语的对应词,加上各种有份量的语音证据,这一切说明古代汉语不是输出者而是借入者,它从某种技术上高于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借入。这些借词后来在汉语中“自然化”以后,在许多情况下又以“返借”形式输入到东南亚各语群。最显著的是“靛兰”这个词(见下文)。

这种一般的论证,可用下文分类排列在第一部分的那些被认为是早期借自澳-泰语的汉语词来证明。然而有几点应分别加以很好考虑,而且要首先讨论。

作者作为一个藏缅语的老学者,长期以来曾意识到藏缅语和台语的一些偶然对应的词(见‘水牛’)以及这种或那种奇特的相似情况,其中大多数都不予考虑(见‘铜’)。作者曾发现(藏缅、台和印尼)在亲属称谓上一个基本对应词(*pu‘祖父’),但难于再找到更多共同的成分,下而是罕见的例子:藏缅语*pur~*pir“飞”,汉语piwar,台语*[?]bil(一般是[?]bin,但石家话是[?]bwil)。作者不准备在藏缅语中找出大量明显的早期借词,这种借词通常以某种方式伪装起来(见‘甘蔗’)且大多数过去都被忽略或忽视。现打算在下面提供的材料中介绍这些发现,但不包括所有可比较的词,明显的如藏缅语*mrok/brok,或*mlok/blok“猴子”(缅语mrauk,因塔方言mrok~mlok,希拉木语payuk,切旁语yak,巴兴语moro,迪戛罗语te/myu,嘉戎语ti/myu),印尼语*ba Luk < *beruk“一种类人猿”,噶贝语ma-lu“猴”,黎语nu:k < *blu:k“猴”。这些发现大多数还不能解释,而且有点特别,如下面一对词根:缅语khrwe < *khrwi“水生贝壳类动物,贝壳”,克钦语khoi“水生贝壳类动物”,缅语khro < *khu“鸽”,克钦语khru,夏罗语kru,卢舍依语t'u- < *khru,缅语还有khu“鸽”(野的)和汉语kīou对应,关于“水生贝壳类动物”,参看汉语klwā/glwā“蜗牛”(澳-泰语中意思有变化)。

	大洋洲语	印尼语	台语	侗水语	藏缅语
贝壳动物	kwaŋ	t'igay	hooy	qhui	khrwi
鸽	—	daLa(?)	khraw	qwaw	khru

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相应的词根看作是与藏缅语的巧合,因此如果把这两个声母构拟为*q(h)r-,必然暗示了极古的面貌(参看下面的‘蜜’)。

澳-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偶然也呈现一些特别有趣的音韵特征,如下列所示:

汉语nieu < niog“尿、撒尿”,台语*[?]niau~*[?]niaw,还有莫家语的ne:u一直认为是直接对应。但是也要注意与印尼语*iha[ʔ]“尿”对应的可能性,因为在印尼语中声母[?]h-似已消失,而且韵尾的明显消失在上古汉语里也有反映(*[?]nihak)。而噶贝语和加岱语的形式则指出一个带l的复辅音声母,噶贝语lou < [?]dou或lou,南部黎语dau,白沙黎语tou,拉嘉语di,南部仡佬语di tu,拉祜语ihle(复合词‘水’),这些都是“尿”的意思。在暹罗语里发现有一个同源异形词[?]bau~yiau(< *[?]niau)“尿”和餌/肉这个同源异形词相类似(见第一部分),这类字可构拟为:*m(b)law/m(b)liaw,以便为噶贝语和加岱语(*bl->d-等等)的发展提供线索。我们进一步支持上古汉语同源异形词形式[?]ioŋ < *[?]slo(g)/sro(g)(参看表一‘虱’),这个词根应是复辅音声母。

藏缅语至少是在两个基本方面似乎还保留原始汉藏语的特征,这个特征在上古汉语中由于澳-泰语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藏缅语的语序是宾语/动词,在汉语中则变为动词/宾语(和

澳-泰语一样)，这种变化在上古时期尚未完成（多布森 1962 年论文）。藏缅语有和上古汉语 *g、*d 对应而既作声母也作韵母的 *w、*y，作者（1948 年）曾试图指出 *w、*y 在汉语中是派生的。现在看来澳-泰语在促使这种作为一般的音韵转换的一个方面的语音交替中可能起了主要的作用。偶然有一些早期汉语的形式也有受澳-泰语“传染”的痕迹，较明显的如：

汉语 *tieu* < *tiog* “鸟”，是一个“谜”（高本汉），因为所有现代方言都是 *niao* 或类似的音而不是预期的 **tiao*。这个词根在卡伦语(**tho*)和藏缅语的巴里语支(**dau*)里有明显的同源词，因此不可能是借用，尤其因为这个词根不是一般的“文化”词。我们必然要推论在声母上同时也直接在韵尾上受澳-泰语词根 **manuk*/*manluk* 的影响。苗瑶语也有这个词根：盟(Hmong)话 *noŋ*，戛脑话(*kanao*) *nou*，勉瑶语 *nok*，瑶门(Yao-mun)话 *noŋ*，苗瑶语 **noŋ*/*nok*（欧德利古尔 1966 年论著）。

数词系统在一般词汇中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证明为汉藏语来源的。表二介绍藏缅语词根（作者构拟的）、中古汉语形式、台语词根、作为台语亲属语言代表的暹罗语数词(KN)（据作者 1945 年文章材料）、侗水语词根以及喻贝语形式。

表 二

藏缅语	中古汉语	台语	台语亲属语数词	侗水语	喻贝语
1 <i>it</i>	<i>iæt</i>	<i>ʔet</i> { <i>(h)nũŋ</i>	—	<i>ʔ(y)ət</i> { <i>ʔdiaw</i>	<i>it</i> { <i>au</i>
2 <i>g/nis</i>	<i>ni</i>	<i>ni</i> { <i>soŋ</i>	<i>ni</i>	<i>ni</i> { <i>ʔa(h.t)</i>	<i>nei</i> { <i>võn</i>
3 <i>g/sum</i>	<i>sâm</i>	<i>saam</i>	<i>saam</i>	<i>saam</i>	<i>tam</i>
4 <i>b/li</i>	<i>si</i>	<i>si</i>	<i>sai</i>	<i>si</i>	<i>ŋa</i>
5 <i>(b-)l/ŋa</i>	<i>ŋuo</i>	<i>ha</i>	<i>ŋua</i>	<i>ŋo</i>	<i>ti</i>
6 <i>d/ruk</i>	<i>liuk</i>	<i>hrok</i>	<i>lok</i>	<i>lyok</i>	<i>sok</i>
7 <i>s/nis</i>	<i>tshet</i>	<i>čet</i>	<i>ček</i>	<i>sek</i>	<i>sit</i>
8 <i>(b-)g/ryat</i>	<i>pwat</i>	<i>peet</i>	<i>peet</i>	<i>peet</i>	<i>bet</i>
9 <i>d/ku</i>	<i>kiəu</i>	<i>kaw</i>	<i>čaw</i>	<i>č(ə)u</i>	<i>ku</i>
10 <i>gip</i>	<i>ziəp</i>	<i>sip</i>	—	<i>zip</i>	<i>töp</i>

以下几点必须注意：

1. 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数词系统肯定反映了汉藏语系统的汉语变体，尤其是“四”、“七”和“八”的形式。

2. 正规的台语数词明确表明了两个前于上古时期的特征，说明它们借自有关音变发生之前，如“五”：汉语 *ŋuo* < *ŋo* < **ŋa*（舌根音后的规则变化），但台语 **ha* < **hŋa* 也反映丢失了的前缀；“六”：汉语 *liuk* < *liök* < **ruk*（规则变化），而台语 **hrok* 仍反映了前缀。

3. 有一个特征似乎反映了早期汉语的方言差别。上古汉语 *səm* “三”从 **sum* 按规律发展而来，但 **sum* 在中古汉语中还有一个不规则的 *sâm*，可能来源于方言，而整个数词系统都与中古汉语形式完全相同（只是元音分长短）。

4. 属于暹罗语的台语亲属语的数词和中古汉语形式十分相似（*ŋua* 代替 *ŋuo*），只有数词“九”腭化（如侗水语），这种相似可以认为发生于共同的历史时期（见结语中的论述）。

5.总的说来,侗水语的数词和台语系统是相似的,但在某些程度上又是独立的,尤其是数词“十”保留了浊声母。台语没有z-而是变成了s-,参看汉语ziuk“熟”,侗水语*zok,台语是*suk。

6.噶贝语的数词“三”、“四”和“十”上的特征,是*s->t-交替,但也包括某些上古形式,明显的是ga“五”,sok“六”(萨维那的材料已变为lok)和ku“九”。总的来说这个材料表明噶贝语是与台语分别向同一汉语方言(前上古时期)借入数词的。

7.台语、侗水语和噶贝语都保留了原始数词“一”和“二”而与汉语来源的数词并存,而汉语来源的数词典型地限于“十一”和“二十”这样的词组中。台语*(h)nüŋ是孤立的,但soon“二”和印尼语*parang < *pasang“双”对应,“双”的意义还保留在早期汉借词soŋ“双”中。下面的词根提供了精彩的语音对应:台语*soŋ“光、闪光”,印尼语*ga(n)rang“点燃(容易地)”,土语、暹罗语是“发热”。关于侗水语和噶贝语与澳-泰语同源的“一”和“二”的词根,参见《澳-泰语第》255—56页的论述。

高位数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汉语有三个共同的数词,还有一个非共同的数词,这些数词表明了某些非共同的复杂关系。

百:汉语pāi,可能和藏语b/rgya,缅甸语ra(参看表二‘八’)有关,为大多数台语借用时带有典型的长元音(*paak),但暹罗语、老挝语、黑傣语和白傣语有一个独立的词根*rooy,显然和台语*rooy/drooy“串(如铜线)”有关,可能与印尼语tali“线、绳”同源(《澳-泰语》256页。)

千:汉语ts'ien,显然是早期借自古澳-泰语的“百”;参看南部黎语da:n,北部黎语va:n,白沙黎语va:ŋ < *va:n < *zra:n(?);拉嘉语dān,北部仡佬语jin~tsin,印尼语*Yatut'可构拟为*zrat/zram(和《澳-泰语》256页相反,该处这一词根被忽略)。这种关系似乎可由与“静脉、动脉、神经、腱”这个词根显著的对应来证明:

	印尼语	台语	南黎语	北黎语
静脉/神经	uYat	sen	deu~dieu	van
		ʔcn~ñen		
百/十万	Yatut'	seen	da:n	va:n

戴延(Dyen 1953年)为了使这组对应更加完整把每个印尼语词根里的Y作为R₂都统一起来。台语*seen一般是“十万”的意思,但黑傣语是“一万”,白傣语是“百万”,参看塔瓦洛格(Tagalog)语gatos“百万”,来自印尼语*Yatut“一百”。台语的发展过程是*sen < *san(在-n前,元音移前;《澳-泰语》241页) < *zan(非浊音) < *zran。这一词根的声母*zr-显然和*zl-交替,造成了台语(只是南部方言)的同源异形词:*laan“百万”(但阿含语是‘十万’)。汉语的借贷词不带音和元音移前的形式反映了上述台语发展过程中较后阶段的形式。这是原始澳-泰语“百”的词根,保留在加岱语里而在其他语言位数都上移。

万:汉语míwàn,台语*hmüün“万”(只是南部方言);黎语quon < *guan < *ŋwan“千”;南部仡佬语ge < *gwa(n)“千”;印尼语Libu < *rigwu/ri(ŋ)gwa/n“千”关于声母m- < *ŋw,见表四和六。同样,原始的意义(‘千’)保留在加岱语里,而汉语(借入)的意义已经“上移”了一位,恰好是前一位数,以便给数词“百”留出位置。台语的同源异形词显然保留了原始意义,并与上述形式构成三种形式的同源异形词:*ban < *gwan“千”(只是暹罗语和老挝语有);hrian“千”(阿含语、卡姆提语、掸语)、但壮、布依语是reŋ“十万”(后者是前重音形式)。

更复杂的情况是,汉语也发展了一个前重音形式,如台语 *lyi* “第一千个”(用于英两或英亩),在日语汉音中变读为 **rin* (= 汉语 *lin*),指出一个古代的同源异形词 **lyi/lyin*,这是根据音的划分: *lyi* < **ri/ngwu*, 但 *lyin* < **rin/gwu*。注意这字的语音: *lyi* “里”(*li* 或汉语“里”,约等于英国的三分之一英里),可能是原始步测的距离(接近于正常的一千步)。

“十亿”: *ku* (此意不见于早期文献),来自 *w* 已丢失(见表六)的原始形式 **rigwn/rikwn*。

藏缅语“千”有一个出现有限的不同词根:藏语 *ston*, 缅语 *thaŋ* < **ston*。藏语 *'bum* “十万”曾和汉语 *mīwan* “万”(上文)对比,但一般来说,这种语音上的分析(弗雷斯特 1964 年论著)是错误的,尽管可能有一种经过 **gwun* (韵尾同化)的发展形式。藏语还有 *k'ri* (以及 *k'ri-k'rag* 和 *k'rag-k'rig*) “一万”,这对藏语来说是个谜,因为它一般来说和上述带前重音的词根相似(参看台语 **hrian*)而在拉祜语 *khre* “百”中有一种奇特的反映。

在结束数词讨论之前,还应注意苗瑶语在“三”这个数词上也多数借自汉藏语或者也许借自早期阶段的藏语。这和上述情况明显对立,并将这语族确定为早期西部澳-泰人民的语言^③。表三提供用规范的音标书写的大板瑶语(TP)、兰箬瑶语(LT)、黑苗语(BM)、白苗语(WM)以及巴登语(PT)(在越南一译者)的四个数词形式:

表 三

	大板瑶语	兰箬瑶语	黑苗语	白苗语	巴登语
四	<i>plei</i>	<i>piei</i>	<i>plau</i>	<i>plau</i>	<i>pi</i>
	<i>piei</i>		<i>plo</i>		
八	<i>hiet</i>	<i>yet</i>	<i>ya</i>	<i>yi</i>	<i>yi</i>
		<i>yiet</i>			
九	<i>dua</i>	<i>du</i>	<i>kio</i>	<i>kua</i>	<i>ko</i>
			<i>čio</i>	<i>čua</i>	
十	<i>tsiep</i>	<i>tsap</i>	<i>kiu</i>	<i>kau</i>	<i>ku</i>
		<i>sap</i>	<i>čiu</i>		

在我们研究第一部分里的某些类词之前,有四类涉及一些共同的动物和金属,引起我们的关注。首先是有关的禽类等;其次是象、长牙和象牙;第三是马、狗和猪;第四是金属^④。

禽 类

关于“鸡”、“鸭”和“鹅”的词根,澳-泰语还不能确定构拟,最有可能的候选者如下:

印尼语 **baliwit* “野鸭”,台语 **pet* “鸭”(一般语词),参看汉语 *ap* (不见于 GSR)。其他澳-泰语反映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借入的?): 石家语 *pit*, 侗语 *pet*, 喻贝语 *bit* (哲理迈荪 Jeremiassen 的材料)、*bot* (萨维那的材料), 白沙黎语 *pet*, 黎语方言 *bet* ~ *bit*, 北部仡佬语 *bō* / **bōt*, 但莫家语是 *ɛ:p*, 南部黎语 *ɛp*。这些形式似乎代表了 **balap(w)it'* 这样一个原始词根不同的音节划分: **bala/pit'* > **pet/pit*, **bal/ap/it'* > **ap/ɛp*。缅语有 *bai* “鸭”,显然来自以 *r* 代替 *l* 的前重音变体: **bar/apit'*; 参看缅语 *khai* “铅、锡”,藏语 *'khar-ba* “青铜”(见下文)。

澳-泰语词根 **manluk* “鸟”(《澳-泰语》表三),在印尼语(Tagalog, Toba-Batak、

Ngaju-Dayak) 和雅米 (Yami) 语 (Botel Tobag) 中一般是“鸡”的意思, 在Fiji语和原始玻利尼西亚语中 (一般) 是“动物”, 在Southeast Papua语一般是“鸟”, 但Nuakat语是“蚂蚁” (活的动物), 在台语和海南岛及大陆上的澳-泰诸语言中一致保留了“鸟”的意义。

台语以及有关的语言中, “鸡”有一个独特的词根: 台语 *kay, 侗水语 *qaay, 黎语和拉嘉语khai, 北部仡佬语kai或qai (不精确的描写), 而拉梯语的ka可能是借自越南语的ga。高山语是拟声形式, 如koka和kuka。参看印尼语*kukuk “咯咯声”, *gukguk “动物叫”, 台语*kuk咯咯声。藏缅语词根*k(h)a可能也有关系: 塔克帕语和怒语kha “鸡”, 内瓦里语kha “公鸡”, am-kha “野鸡”, 还可参看缅甸语kha “鸬鹚”, 汉语ko < *ka “鸡”。台语的*kaay以规律的方式 (吴克德论著) 和汉语 kiei “鸡” 对应, 并且总是简单地看作是向汉语借入的词加以排除。然而现在我们应给这个词根构拟声母q- (*qay), 并以完全不同的见解来对待整个问题。汉语的k-可预测是*q-的反映, 因为汉语没有这套辅音, 汉语的这个声母在借贷词“姜”和以下词中也是k-: 台语*kaat “芥末”, 侗水语 *qaat, 汉语 kai < kad “芥末”。韵尾-d可能是因在长元音之后而后来发展起来的。参看: 印尼语*put'u? “心” (Ja. 语是‘肺’), 台语poot “肺”, 莫家语pat “肺”, 汉语p'iwai < p'iwad “肺”。这些证据有力地证明上述三个词根都为汉人所借而不为澳-泰人所借。“金” (下文) 以及其他一些词, 尤其是以下词根也符合上述论点: 台语*ka “价”, 水语Ra, 汉语 ka, 构拟为 *Ra; 台语*ʔa “枷”, 汉语ka, 构拟为 *ʔa (或Ga)。水语qe (l, t) < *Ge “市场”, 汉语zi < d'ie; 也有为缅甸语所借的dz'e < * (d) zi, 构拟为 *G (a) y, 是根据与以下词根的关系: 台语*khaay/xaay “卖” 侗水语 *qwe, 水语qe ~ pe, 莫家语éé, 羊黄语 pe “卖”, 汉语kuo < ko “卖、买”。这似乎是一个来自以印尼语*d'uhul < *d'uqal “卖” 为代表而以 i 代替-l 的后重音形式的澳-泰语词根 (参看《澳泰语》238); 还可参看噶贝语 ven (哲理迈荪所记‘卖’) (但萨维那记的还有 bean < *vean ‘买’), 拉梯语va “卖”。这两个显然来自 *u (q) al 这样的形式, 而黎语是前重音形式: 南部黎语diu, 北部黎语方言jiu, 但小衣黎 (loi) 语是joan < *joan (有规律地交替) < *jo (q) al “卖”。这些对应词为以下等式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证据: 汉语k- = 澳-泰语q-, 侗水语和汉语的形式反映了在前面u的影响下派生出的唇化音: *d'uqal < *qwai < *qwe, 和 * / qwa (l) > *kwa > *ko。

“鹅”这个词根, 汉藏语言是肯定对应的: 藏语gan < *gan (经过同化) “鹅” (乔玛在他1834年的词典中注意到家鹅及其繁殖, 当时西藏西部地区还不知道), 缅甸语gan “鹅” (一般的), 汉语gan “雁” 与 “家鹅” gā对立, 台语*han < *hgaan (参看表二的‘五’) “鹅” (一般的), 水语和莫家语gaan, 噶贝语phon (哲理迈荪所记), būn (萨维那所记) < *η(w)an, 白沙黎语bon < *bon (参看噶贝语), 但南部黎语是ne, 小衣黎语是ne (参看汉语)。汉语的同源异形词 gā / gan 有力地指出这类词的原始词根是 *gal (见表五), 因此这一词根的来源还有某些怀疑。

“蛋” 本身也许和小鸡联系在一起, 参看下面的词根: 印尼语 *taluY “蛋”, 台语 khray “蛋”, 经过 *khlay < *khaY, 是由于k(h)l- < tl- (《澳-泰语》245页) 和韵尾-i < -Y (《澳-泰语》238页)。汉语有明显的同源异形词 (吴克德的论著): lwān “卵” 和d'ān “蛋”, 必须构拟成 *dl(w)an < *dl(w)aY (但吴克德把它看作一个带中缀的词根。)

象、长牙和象牙

台语和汉语有下面一对对应词，传统上把它解释为从汉语借入的词。

台语 *jaŋ “象”，汉语 zǐaŋ < dzǐaŋ “象、象牙”

台语 *ŋa “长牙、象牙”，汉语 ŋā “牙（一般的意义）；长牙；象牙”，越南语中有一个古老台语借词：ŋa “象牙”。

前一个词根在藏缅语中以缅甸语的 tshaŋ 为代表，还有吉利语（布朗 1837 年所记的已消亡的克钦语方言）的 tsaŋ，可能还有列普查语 tyaŋ-mo，但这个词根还不能看作是一个确定的藏缅语词根。后一个词根更为孤立，唯有唐吐语（Taungthu）（卡伦）的 tə/ŋa “牙齿”有点像同源词。

这种材料尽管在比较中很少，却为传统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尤其是因为 *ŋa（牙）一般意义只出现在汉语中，而这两个词根在音韵上都有问题。汉语在舌根音声母后面 -o < *-a 是有规律的（参看上文‘五’和‘鹈鹕’），-a 元音只出现在特殊环境中，如：作为 ŋan “鹅”（上文）的同源异形词的 ŋā，以及作为正规形式 ŋo “我”的功能变体的 ŋā，藏缅语 *ŋa “象”这个词根声母不一致，因为台语是有规律地以 s 代替关系密切的声母 z-（见上文‘十’的讨论），而汉语以 i- < di 代替台语的 *j-（见下文‘锡/铅’）。然而我们还是怀疑汉语中出现的不是真正的汉藏词根，即：藏缅语 *m/(g) wi “象”；克钦语 gwi ~ māgwi，怒语 mægō < *mægwi，南部库基语支 *m/wi 以上都是“象”；汉语 ywie < gwia “为”，借作“做、为”的意思，但高本汉（GSR）注释为“这个极古老形式表示一只手放在象头上（可能与殷代很发达的象牙手工艺有关）”。这个字形也可以认为是当时对象的驯养。布德伯格（1973 年，注 68）也注意到“象”这个已废除的词根，这个词根给上古汉语声母 g- 提供了证据。

假如汉语真如上述的情况以借自澳-泰语的借词代替了古老汉藏语“象”这个词根，那么必然要产生这一借词的来源问题。澳-泰语有 *gadiŋ “象牙”，也许是原始意义（参看它保留在汉语中的意义），也可能以借词 *gad’ah（谭博夫论著）代替了原始意义的“象”。这似乎是上述“象”这个词是与印尼语同源的，经过了诸如 */dyaŋ 这样的形式，参见下面：

	印尼语	台语	上古汉语
象/象牙	gadiŋ	jaŋ	zǐaŋ
熏肉	dindin	ʔyaŋ	siŋ/siák

马、狗和猪

这三种动物不出现在我们的家畜类里，而由于材料的性质（汉语），很容易把它们一起考虑。这种分析最好用下面这一套人所共知的对应词，又是传统上认为的汉借词来介绍：台语 ma “马”，汉语 ma “马”；台语 *an “鞍”，汉语 ān “鞍”；台语 *khwi/gwi “骑（马）”，汉语 g’yie < g’ia。就尚不能根据与其他语言明显的同源来确定借贷方向这个意义来说，似乎是“动摇不定的”。藏语有 rta “马”只在当地扩散（如扩及怒语方言），而缅甸语 mraŋ 是藏缅语带前缀的词根的代表，这个词根也出现在克钦语 kumraŋ（怒语也借用）和西喜马拉雅语支 sraŋ “马”；布雅语 sraŋs，曼查替语 hraŋ，卡瑙里语 raŋ。印尼语有 *ad’al/an “马”，来自 *ad’al “训练”，即“驯服的”动物。

“鞍”这个词根起不了作用，但“骑”提供了重要的音韵材料。台语的 *khwi/gwi “骑”，西南语群一般丢失中介音 w（尽管在黑傣和白傣语保留了同源异形词）但其他语言保存得很好，布依语有浊音形式 *gwoi ~ *güi，侗水语是浊音加腭化：水语 *dyi，莫家语 ze，石家语 khoy < *khui 也显示了中介音 w，而喻贝语形式表明这同一成分加浊音：*güöi ~ *gai。

在越南语中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借词：kăi (cãi)。如下文(表六)所示，中古汉语来源于澳-泰语的借词，其特点是中介音w的丢失，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颠倒这一套对应词借贷方向的正统观点。

在藏缅语中这个词根只有缅语有*ēi*“骑(马)”；这是早期碑文上*ki*的腭化形式；这也来自**gi*这点已为各种缅-傣语对应词保留浊声母的趋势所表明，如傣语*dzi*，阿细语和傣波语*dze*，撒尼语*de*。这些语言还保留舌根-双唇复辅音，如缅语*khwe*“狗”，藏缅语**khwi*，因此我们必然会推论这个早期的缅-傣语中的借词，要么是借自中古汉语，或者借自具有丢失中介音-w特征的澳-泰语本身。一般藏缅语没有这个词根，但藏语有*zon-pa*，与克钦语*jon*、怒语*zun*有关，都是“骑”的意思。

台-汉语*ma*“马”这个词根的来源，在李方桂(1945年)有关地支或十二属术语的研究对这个问题重新探讨之前一直是个谜。这些术语出现在古代汉语碑文(殷朝甲骨文)中并和类似的天干结合在一起一直用来纪年。

包括贵州的布依、云南的佯、老挝以及阿含(阿萨姆地区死亡的台语)在内的台族人民都会用这种方法纪年。李方桂曾详细研究其音韵上的对应，他认为这些都是汉语借词并轻易地否定了传统汉语将这些术语同各种动物的联系。这一研究阐明了某些上古汉语构拟的关键问题(见下文‘船’的讨论)，但李氏未作进一步分析。至少这些术语中有一些在有的非汉语的语言里事实上是代表动物名称的，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能搜集到下列关于“狗”、“猪”和“马”的材料。

表 四

	马	狗	猪
汉语	<i>ma</i>	—	—
台语	* <i>ma</i>	* <i>hma</i>	* <i>hmu</i>
水语 ^①	<i>ma</i>	<i>hma</i>	<i>hmu</i>
南部仡佬语	<i>ŋüə</i>	<i>xmə</i>	<i>xmüə</i>
黎语(海南岛)	<i>ŋa/ka</i>	<i>ma/pa</i>	<i>mau/pau</i>
越南语	<i>ŋüa</i>	—	—
地支	<i>ŋo</i>	<i>süet</i>	<i>g'əi/g'əg</i>
(拟音)	*(<i>zŋa</i>)	* <i>sm(w)et</i>	(<i>gəy/guy</i>)
印尼语	[* <i>t'ana</i>]	* <i>at'u</i>	* <i>babuŋ</i>
澳-泰语(拟音)	[* <i>saŋa</i>]	* <i>asuma/t</i>	* <i>ba(ŋ)gwu/y</i>

说明：“马”：地支*ŋo* < **ŋa*“午”，表明上古汉语的规律变化(见上文)，声母是李方桂根据阿含语的*si-ŋa*，仡佬语的*sa-ŋa*构拟的，但属于低调组。**ma* < **ŋ(w)a*的发展很明显，没有必要构拟**m-ŋa*(谢飞，1957年论著)这样的形式。这个词根起首音不送气是因为先同化：**zŋa* < **sŋa*。印尼语**t'ana*“叉开，分叉”，黎语*ŋa*(直接从*ŋa*“马”音译而来)“打开”(任何接合物的开：门、伞、嘴、眼等)；这可能与这是一种“叉开地骑的动物有关(参看法语‘木马’*acalifourchon*)。“狗”：地支*süet*“戌”，根据其所使用的是同于*miat*“灭”等的声符(李方桂论著)，因而声母可构拟为*sm-*。这种构拟能很好地说明台语的形式：仡佬语*set*，布依语*söt*，但阿含语是*mit*。这一词根的唇化用由于前面*u*的影响来解释，而**smet* < **smat*反映在台语是韵尾-t前标准的交替(《澳-泰语》241页)。韵尾-t是个问题，但元音和韵尾之间的交替随处可见，如：“菌子”(《澳-泰语》表五)；它也许反映了上古一组

作为词缀的舌尖音成分：/n、/t、/s、/i(y)。 “猪”的构拟是：澳-泰语 *ba(ŋ) gwu/y，正如由地支所表明的，使我们能对东南亚很多至今尚无法解释的关于“猪”的形式有所理解。此外，通过 *hmu < * (ph) gwu/y 这种交替把台语和印尼语形式联系起来。卡佩尔（1943年论著137页）把这个词根归入活动II并引证斯比塞（1934年论著145页）的观点说明早期南岛人的活动中没有猪。这种假设性的构拟能解释一些印尼语不带附加的/i的形式，也能解释通过Halmaheira语和Mysol语的boh和一般的MN语的bo、quo、que所追溯的发展。也能进一步解释某些来自台湾高山语的形式，这些形式一般表明这个词根 *babuy的意义是“野公猪”及“猪”，但Rukai语（西部）是buku~buku'u“猪”，（东部）bö:ki“猪”（与baboi‘野公猪’相对），也许还有耶米语的kus“猪、野公猪”。在大陆上，这个上古的词根令人吃惊地被认为是词源，通过藏缅语词根 *bag“猪”；藏语phag，米基尔语phak，埃姆佩那夏语gə/bak，缅甸和夏罗语wak，克钦语waʔ < *wak的扩展而形成的bag/wa/y。此外，由于音节的划分不同：*ba/gwn/y，这同一词根也可用来作为苗瑶语不带韵尾-k形式的来源：苗（川黔滇）mpua，苗（黔东南）pa，曼恼语pa（欧德利古尔1966年构拟为*mpaih）。汉语有一个相似的形式：pa“豕（猪、大母猪）”，也有结尾重音形式：ka < kə“豕（公猪；野公猪）”（有规律地丢失中介音-w-）。后一个词通过腭化有规律地演变为汉语词“猪”，即tio，尽管前一词根据《方言》（布德伯格1973年注29），在北方方言里沿用至今。至于“马”的情况，历法术语(*g'ai)反映了一种明显的澳-泰语传统。与斯比塞的意见（上文已引）相反，我们显然必须把猪归入澳-泰语最古老的层次，当时这种澳-泰语的词根曾扩散到藏缅语、汉语和苗瑶语中。

金 属

关于五个重要金属词：金、银、铜、铁、锡/铅，澳-泰语都和汉语对应，并具有大量证据（除‘银’外）表明汉语是借用的。

金：台语 *Yam（只是西南方言），汉语 kīam “金”（但早期文献只是‘金属，青铜’），南部黎语 gəm < *gam(?)，拉祜语 kha < kham(?)。在包括台语本身（依语 kem，布依语 kim 和暹罗语的一个同源异形词 kim）在内的大多数语言里都能遇到较近代的汉语“返借词”，喻贝语 kim。藏缅语没有“金”这个一般的词根，而趋于把它和“黄色”或“红色”等同起来（白保罗1939年著作），如藏语 ser “黄色”，gser “金”，迪马萨语 gǎjaou “红的”也是“金”（参看下面的‘铜’）；也可参看：印尼语 *uwaŋ “钱”和汉语 Ywaŋ < *g'waŋ “黄色”，台-汉语词根也一样，如澳-泰语词根 *k/l/am 或 q/l/am “深颜色的（红等）”（《澳-泰语》表七）。这一台-汉语词根在声母上的对应和“枷”明显相同（见上文禽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假设汉语是借用的。

银：藏语 d/gul “银”，缅甸语 gwe < *gui < *gul “银”，也许还有阿博尔-米里语 ə/nūn “金”，汉语 qiēn “银”，台语 *qōn，黎语 qen，北部仡佬语 nyin，所有都是“银”。缅-傩语一般把“银”和“白”看成一样（白保罗1939年著作）；也参看印尼语 *piLak < *pirak “银”，台语 *phüak/phrüak “白”，后一个形式尤其为老挝语的同源异形词所表明：yuok < *yuak。这个词根在藏缅语中的分布、只限于那些一般从澳-泰语吸收借词的语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借词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但有关证据倾向于这个词根来源于汉藏语而为台语所借用。

铜：这个词根总是被简单地看作从汉语借入台语的词，但现有证据表明确实是来源于澳

-泰语。从布依语的 $lu\alpha\eta$ 来看,台语的词根不是 $*do\eta$ 而是 $*dlo\eta/dlu\alpha\eta$ 。石家语和莫家语也有带声母 $l-$ 的形式,而拉嘉语 $t'u\eta$ 提供了一个早期的 $*tl\eta$,所以复辅音声母是肯定的。表五是这一词根与其他两个具有相似复辅音声母的词根的比较形式:

表 五

	铜	梯	蒸
			$tro\eta/dro\eta$
澳-泰语构拟形式	$dlo\eta/dlu\alpha\eta$	$?dla-i/tla-i$	$dra(a)\eta$
阿含语、掸语	$do\eta$	$sa\sim s'a < *za$	$hru\eta$
台语(主要的)	$do\eta$	$?day$	$thru\eta$
北部台(布依语)	$lu\alpha\eta$	lai	$ru\eta$
石家语	$lu\alpha\eta$	ray	$ru\eta$
喻贝语	$ho\eta$	$lei < *lai$	$ho\eta$
莫家语	$lu:\eta$	$\check{c}e < *kle$	$tu\eta$
水语	$do\eta$	kle	$tu\eta$
南部黎语	$du\alpha\eta$	$ta/tha < *thla$	$dra:\eta\sim da:\eta$
北部黎语	——	——	$lo\eta$
上古汉语	$d'u\eta < *dl\eta$	$t'iar < *t'lay$	$dio\eta < *yo\eta$ $t'ia\eta < *tra\eta$

台语这个词根一般是“铜”的意思(阿含语‘黄铜’),但暹罗语“金”,用“红”修饰是“铜”,用“黄”修饰是“黄铜”。有可能和台语 $*hl\alpha\eta$ “黄”有关。汉语 $d'u\eta$ “青铜、铜”常常被简单地认为 $d'u\eta$ “同”词义的扩张(合金的意思),正如作者(1939年论著)不同意西门华德把这个形式和藏语的 $zags$ “铜”等同起来。现在我们能够统一这些表面上有分歧的形式: $d'u\eta < *dl\eta$,但 $za\eta/s < *dra\eta/za\eta$ (如共同台语的交替) $< *dl(u)\alpha\eta$ 。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藏语借词(怒语方言 $za\eta\ mer$ “红铜”来自藏语 $zags\ dmar$),这个词根似乎可由克钦语的 $ja\eta$ “青铜”来代表;缅甸语 $sag-twai$ “铜绿、醋酸铜”(不可分析的复合词)及以下一系列可能反映这一词根原始复辅音的词:藏语 $rag-$ “黄铜”, $rad-skya$ “白铜”、“德国银元”(复合词素‘白’);缅甸语 $hra\eta-sam$ “铂、白金”(复合词素‘铁’)、卢舍依语 $ra\eta-va$ ‘铅’、 $ra\eta-ga\check{c}ak$ “金”(后一词复合词素代替‘红’)

铁:印尼语 $*t'uligi < *t(h)uligi(?)$ “矛”,台语 $hle\eta$ “铁”,侗水语 $*qhlet$ “铁”汉语 $t'iet < *t'liet$ (上古汉语的形式不清楚,但有复辅音 $t'l-$,参见表五‘梯子’),藏语 $l\check{c}ags < *hlyag/s$ “铁”,关于声母,参看藏语 $l\check{c}e < *hlye$ “舌头”,来自一般的藏缅语词根: $*m/lay\sim s/lay$ (暹罗语 sre ,迪马萨语 $salai$),这种相同表明这个词借自很早的时期; a 元音是藏语中许多早期借词的特征,并且联想到在汉语里有一种转换为高元音 $(i)\circ$ 的趋势(白保罗1940年论著)。汉语形式和侗水语一样在前元音后面转换为舌尖塞音,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汉藏语来源的词根里(白保罗1940年论著);“铁”字(高本汉未分析的)似乎有声符 $t'ie\eta/d'ie\eta$ (GSR, NO835),指出了个古的同源异形词 $*tiek/tie\eta$ 。这个词根唯有在汉语保留了舌尖音 $+l$ 的复辅音。还有其他两个可能的派生词:汉语 $tsiet < *triet < tliet(?)$ “斧子、铁块”(GSR释为‘砍东西的器具’);汉语 $ts'iek < *thriek(?)$ “战斧”(参看印尼语的意义)。

锡/铅：印尼语 *timah < *tiŋwaa-, 台语 *jüün~*jin (暹罗语、上语) < *dyan/gwaa- “铅”，但老挝语是“锡”，参看台语 jüam “焊锡”，中古汉语 iŋwān < diwān “铅”。根据台语在韵尾 -n 前元音前移的典型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变体 *jin (《澳-泰语》241页) 最接近的构拟应是 *dy(w)an / ty(w)an。

关于印尼语 *tiŋ < *tyaŋ / 见上文“象”的讨论。汉语 siek “锡”与印尼语这个词的意义相同，通过同源异形词 *tyaŋ / tyak 或 *tiŋ / tik 可与这个词根联系起来。藏语有一个很特殊的形式：za-nye “铅” za-drar “锡”（复合词素‘白’），当然也与这个词根有关。

后三个金属词除了“铜”的对应可疑外，在缅甸语或除藏语以外的其他藏缅语里都无对应词；参看很特殊的缅甸语词：kre < *gri “铜”（藏语 gri ‘刀’）；sam “铁”（怒语 sam ‘铁、剑’ 日嘉绒语 som ‘铁’）；khai “铅、锡”（藏语 khar-ba ‘青铜’）。

在上述第一部分的各类词中，我们已介绍了汉语的早期澳-泰语借词，关于澳-泰语材料全面的详细情况，请查阅第一部分。

农 业

田地：这一词根在汉语似乎无对应词，但有两个可能借入藏缅语的孤立例子：

藏语 na~na~ma “草地” neu-(Y)siŋ “高山上的草坪，高山上的牧场”；参看澳-泰语 * / na “地势低的洼地、稻田”，克钦语和怒语有直接借自掸语的 na “稻田”。

缅甸语 lai “稻田”，参看台语 *ray “高（旱）地”。

园：汉语 giwān < *ywan < *drwan “园”；汉语 d'en < *dlien “田、耕的地、耕田”，印尼语 *t'üwan “挖掘的棍棒”（还有‘翻、捣肥料’等意思），台语 *suan / thrün “园地”，侗水语有同源异形词“耕田”。汉语的形式虽然表面上十分不同，但似乎反映了一个与台语和侗水语非常相像的基本同源异形词。

藏缅语有一个可由缅甸语 thwan “耙”（名、动）代表的中古借词，藏语 thoŋ < *thwaŋ “犁”（名）。豪顿（1896年）一开始就注意到藏缅语对应词，引证了上部缅甸方言的一个词 thwaŋ，但藏语这一词根的韵尾 -ŋ 似是后来派生的。藏语的借贷词和台语形式最接近：掸语 thōn “耙”，阿含语 thun “犁”。

臼：汉语 g'iau < g'iōg “臼”，台语 *grok，印尼语 * / kroŋ / krok。这个形式为上古汉语韵尾 -g 提供了证据，也表明输出语言 *gr- < *g- 的交替（参看 SALT）。有两点在藏语借贷词中得到进一步证实：dgog-tiŋ “捣、碾”（只出现在藏族所编的词典中），与口语 *gog-tun 对应；第二个构词成分能以 Ytun “碾槌、杵”的形式单独出现，第一个成分可假定是代表“臼”的。两种语言在浊声母上都和台语一样（藏语以韵尾 -g 代替 -k 是与台语相同而与汉语不同）。

除上面所述以外，汉语 siuŋ “舂（用碾槌除去谷壳）”（古汉字表示两手持臼和槌）似乎是一个借自这个词根的另一种形式的特殊借词，在印尼语里 *lat'uaŋ “臼”（见第一部分的讨论），水语 tyuaŋ “除去谷壳”，台语的 *klooŋ < *krooŋ，仅由阿含语 kloŋ “去谷壳”和暹罗语 khau kloŋ “米部分地去壳”（khau ‘米’）来表示。这个明显的借词指出了一种作为输出语言的印尼语类型的发展形式：与 *gr- > *g- 相对的 *kr- > *s-。

藏缅语有一个可能的中古借词：藏缅语 *ts(h)um “臼”，缅甸语表现为 tshum，怒语是 sum-phaŋ，克钦语 thum，卢舍依语 sum，夏罗语 sam < *tsum；参看北部台语词根变体：*qrum，引自第一部分；莫家语 eum toi “臼”（toi ‘碾杵，捣碎’），也参看台语 *zoom “碾米，

用碾杵去谷壳”。所指出的声母交替 *qhr- < *ts(h)- 也应假定发生于输出的语言（可能与上述的不同）。

犁：汉语 *liei* < *liər* 和 *lyi* < *liər* “犁”，*lywi* < *liwər* 和 *luai* < *lwər* “犁把，犁”（上古汉字是描绘该物体的原始形象）。这两个同源异形词是来源于 **bl(w)əi* / *bl(w)əd* / *bl(w)ər* 这类复辅音声母中的 *b*- 有规律地脱落；和澳-泰语经过 **buhlaad*（如台语）的 **buhlat* / *buhlaat* 密切对应，这个词根为上古汉语韵尾 -*d* 提供了证据；汉语形式中的 *w* 反映了前音节的 *u*。缅甸语是明显的台语借词：*thai* “犁”。除上述的以外，汉语还有 *b'a* “耙”和台语 **phūa* “耙”、噶贝语 *p'a* “耙”对应（可能是个返借词）。借贷方向还不能肯定。

种子：汉语 *zwi* < **z(ŋ)gwəi* / *z(ŋ)gwəd* “穗”；高本汉注意到“这一谐音字组中语音上不同源的声母的奇特结合”（GSR, 533）既有舌根声母也有舌尖声母，而且，“上古的声母也不清楚”。然而上而的构拟似乎还是有必要的，它与台语 **hŋuay* < **sŋuaŋ* 完全一致，台语这个词根词义的发展是与“粮食”一词同一路线的。

藏语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形式 *snye-ma* ~ *snyi-ma* “谷穗，结穗”，这词根还可与一个更早的 **sŋye* 联系起来（参看：*ŋya* ‘鱼’，藏缅语 **ŋya*；汉语 *ŋio* < **ŋia*）。藏语还有 *sa-bon* “种子”（不能分析），可能借自澳-泰语词根：*bon* < **bwan* < **gwan*（参看印尼语）。

播：汉语 *puā* < **bwan* < **gwan* 还有与澳-泰语 **səgwar*（由于 *sə-*，可能不是浊音）密切对应而来源于 **kwar* 的同源异形词 *ka* < *kar* (?) “播，稼”^②；这也为上古汉语的韵尾 -*r* 提供了证据，这一韵尾是与韵尾 -*n* 和元音韵尾（零辅音）交替的。

这一词根是一组明显带有舌根音或非舌根音 + *w* 的复辅音声母的基本词根中的一个，这种复辅音趋于保留在某些大洋洲地区（《澳-泰》250页），而在印尼语中有时也在台语（除莫家语外）中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唇塞音代替。如表六所示，这些词根汉语有属于 *kw* / *pw*- 类型的同源异形形式，但 *k* / *g* 后面的 *w* 趋于脱落，并且以 *xw-* 代替 *khw-*。这无疑反映了这些语音交替早已出现于作为汉语借词来源的北部澳-泰语言中，因为这类复辅音声母都完整地保留在汉语里，如汉语 *k'iwən* < **khwi* / *n* “狗”藏缅语 **khwi*；汉语 *xiwət* < *xwi* / *t* “血”，藏缅语 **s* / *hwi*；汉语 *g'wo* < **gwa* “狐”，藏缅语 **gwa*（藏语 *wa*，查姆巴拉衎里语 *gua*，布难语 *gwa-nu*）。

表 六

	澳-泰语	印尼语	台语	上古汉语	
播	/gwar ~qwar	rəba [L]	hwaal	ka[r] pwar	播
斧	gwal ~qwal	baliyŋ	qwaan ~khwaan	kwa[r] kīən pīwo	斧
肩	gwaŋ ~qwaŋ	baŋa	?ba	kian	肩
臂	—	—	qeen ~kheen		
袖	—	—	kheen (khian)	kiwat miad	袂 袂
贝壳类动物/贝壳	/gwoy	t'igay	hooy	xwəl/g	蜎